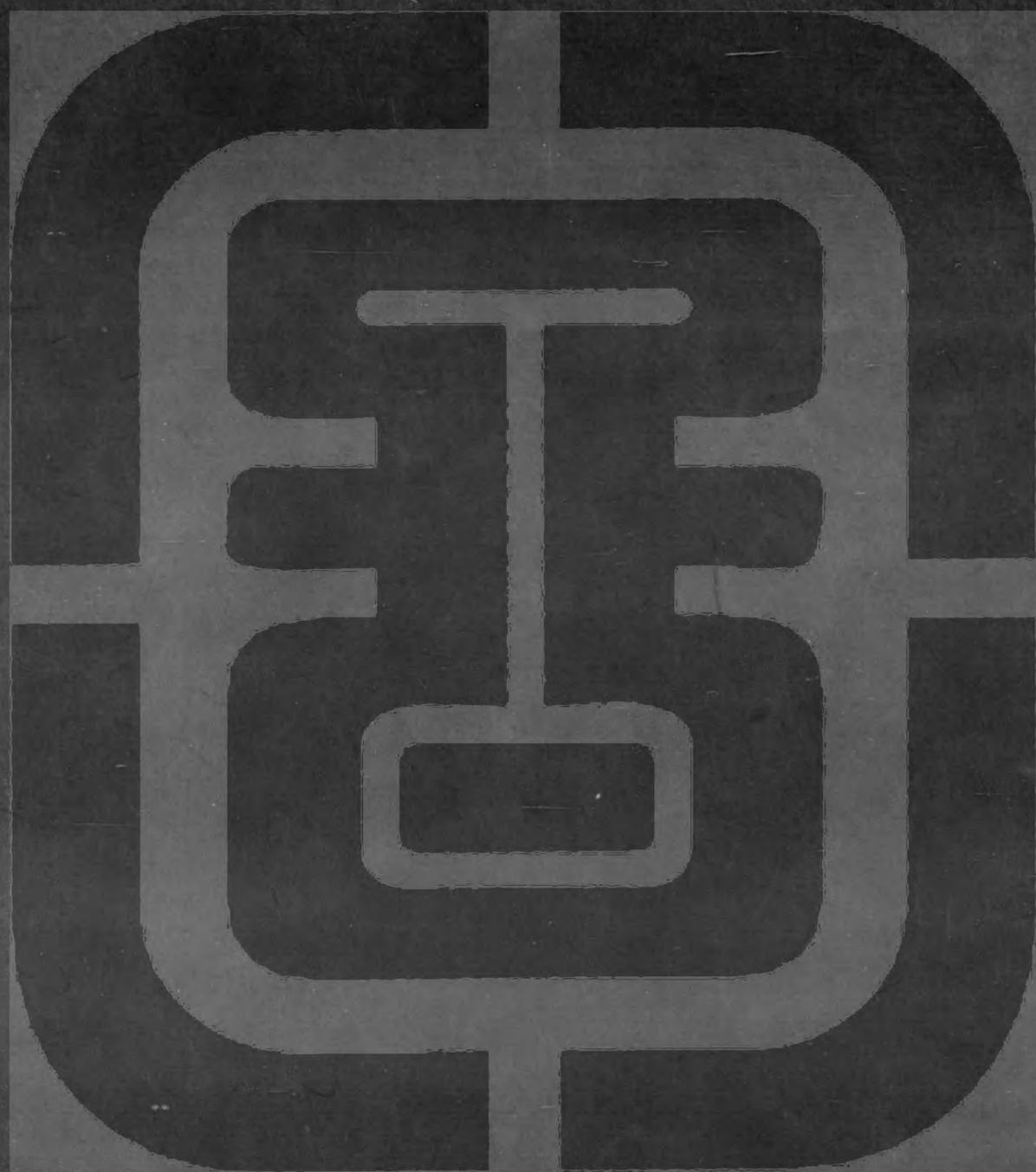


二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三

將帥才略

田重進

田重進范陽人不識字忠朴有守太宗在藩邸以酒餌賜之拒而不受使者曰晉王賜汝重進曰我只知有官家誰能喫他人酒食乎太宗極詩之後鄭文實出漕陝右上囑付曰田某先帝宿將勇毅宣方卿善待之

李繼隆

李繼隆善馳驛日走四五百里征江南往來覘兵勢

中途遇虎射殺之與吳人戰流矢中額曹堅不傷
太祖欲使用謂曰昇州平時獻書來當厚賞汝時軍
中內侍數皆同城陷事求獻捷會有挽時當入奏皆
不願行繼隆奏曰金陵破在旦夕上問安知對曰臣
在途中遇大風天地晦冥城破之兆也翌日捷至
太祖召謂曰果如汝所料是夜城陷均其賞在獻捷
之上遂除莊宅使

曹武毅

曹武毅翰魏人也曹武惠彬真定人也二曹皆著名
謂之同宗翰有宏傑偉特之度能詩有玉關集領金

吾日當直 太宗詔與語曰朕曾覽卿詩曾因國難
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應光
勒大名曹頗佳朕每愛之翰因叩謝征幽州為東路
總管善風角一夕角聲逆風至帳翰促令探帶曰寇
至之兆也未幾果然大敗其寇於城下從征幽州率
以部分攻城忽得一蟹翰曰水物自陸棲失依據也
而足多有救又蟹者解也其將班師乎果然其精敏
率如此 並玉壺清話

范文正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為經略招討副使欲五

路進兵以龍平夏時范文正公仲淹守慶州堅持不
可是時尹洙為秦州通判兼經畧判官一日將魏公
命至慶州約范文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
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
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嘆曰公於此乃不及韓
公也韓公嘗去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今乃
公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
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議不合
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而師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
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途而亡者父

兄妻子號於馬首幾千皆持故衣紙招鬼而哭曰汝
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鬼識亦能
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
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時是難
置勝敗於度外也

東軒筆

曹煒

曹煒中將薨 神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
事可言因問之對曰臣二子燦與煒材器有取臣若
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燦不如煒已而果
然煒知秦州嘗出城以城上渡箭板太高召主者令

下之主者對曰舊如此久矣熒怒曰舊固不可改耶
命遣出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諸兵事罪小宜可赦
皆諫熒不聽卒誅之軍中懾服西蕃犯塞候騎報
虜將至熒方飲啗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貫
戴以帛纏身令數人引之身停不動上馬出城望見
虜陣前有僧奔馬往來於陣前檢校熒問左右曰彼
布陣乃用僧耶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熒問軍中
誰善射者衆言李超熒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
否對曰憑太保威靈願得十五騎裹送至虜陣前可
以取之熒以百騎與之勅曰不獲而返當死遂至虜

陣前騎左右開超射之一發而斃於是虜鳴笳嘯而
遁熒以大軍乘之虜衆大敗出塞窮追俘斬萬計改
邊鑿堦面蕃由是懾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於熒則
加手於頂呼之為父云熒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
赴虜中軍吏來告熒方與客奕碁不應軍吏_亟言之
熒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_亟
歸告其將盡殺之_{涑水紀聞}

李繼倫

端拱中或言威虜軍糧運而不續虜乘其虛將欲窺
取朝廷亟遣天府李繼隆發鎮定卒萬余護送芻粟

數千輜重得實其廩虜謀報之卒精銳萬餘騎邀於中道時尹繼倫為沿邊都巡檢領步騎千巡徼邊野忽當虜鋒虜蔑視而不顧勁欲前掠繼倫謂為麾下曰虜氣銳於進吾當捲甲衝敵其後以擊之貪蛇勇行必忘其尾豈虞我之至耶遂飽秣既膳餌其夕懷短兵嘿遂其後至唐河天未明虜騎去我軍將近遂釋鞅會食罷將戰舉兵一塵如拉枯折朽胡為越且舉七方食短兵擊折一臂乘馬先遁一皮室擊死皮室者虜相也分飛潰亂自相踈踐也窺之意遂以繼倫面色黎黑胡人相戒曰黑犬王不可當後淳化中

著作孫崇諫陷虜北歸太宗召見面詰虜庭事崇諫循奏唐河之後上始盡知之嘆曰奏邊者忌其功不狀其實以昧朕非卿安知遽加防禦使

許驥

許驥知益州歸首奏乞預為劍外之備上恠問之驥曰臣解扶時實無烽警富民浮窳易擾難安以物情料之但恐在嘯不測既而非久李果順叛時督仗其先見

張鑑

李順叛朝廷王繼恩討之既平除張尚書諫知光州

繼恩等素失督御之略師旅驕狼詠密奏乞命逸臣
分屯師旅以殺其勢朝廷命張鑑往之 上召對後
苑門鑑雖進士本出將家奏曰成都新復軍旅未和
聞使命遽至質易戎伍慮有猜懼變生不測乞假臣
安撫之今臣至彼自措置 上喜納果以川峽分為
益梓利夔四路代還拜諫議並玉壺清話

武行德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絕有膂力以負薪
自給里人號為一谷柴晉祖在鎮州曰因出獵行德
方入城彌薪避道左晉祖見其魁岬駐馬問之怪所

負薪異於常令左右數人不能舉奇其材因留帳下
後至節帥中書令國初終太子太傅

呼延贊

呼延贊以武勇為斷士直長自言受國恩深誓不與
人契丹同生徧刺其軀作赤心殺契丹字湮以黑文
反其唇內亦刺之鞍韉兵伏戎具付器皆作其字或
刺繡雕刻朱熏為之召善點之卒橫劍於膝呼其貴
以受重祿無補報當黥面為字以表感恩之意苟不
然者卒斷其首舉家皆號泣以謂婦人黥面非宜願
刺臂許之諸子及僕妾亦然嘗延一舉子函走不敢

還顧贊曰是家必與我異卒不留之矣贊作破陣才
降魔杵鞭撲頭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烏騅馬緋抹
額慕尉遲鄂公之為人自稱小尉遲母姓卒拜鄭州
靈王像為舅自稱生以奈子病割股肉以為羹食之
數子亦有膂力日夕課其擊劍馳射槍鬪張挽強
恃箠相擊撻殆無完膚幼子純百晬服襦袴持登
城樓擲於地不死人問其故曰聊試其命耳為忠佐
都軍頭每至直舍中內侍進臣多環繞之贊取佩刀
刺胸出血召從吏濡墨為書奏言乞擇邊殺虜內侍
或戲曰何不割心明忠贊嘆曰我非愛死但契丹未

滅徒虛擲其軀耳出刺保州奏 太宗曰臣服飾奇
異所遇必觀者壅遏願勅郡縣發卒遮列清道上咲
而不許至圍練使領軍頭

郭進

郭進少以壯勇依漢祖於太原開國歷刺史圍練使
國初選洛州防禦使為西川巡檢以鎮太原進御軍
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帥師入晉境無不克捷 太
相因遣戍西山必語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
郭進殺汝矣嘗捺御龍官三十人隸麾下押陣頭與
晉人戰多退劔進斬士餘人奏至 上方御使殿問

武屬聲曰御龍官千百人中始選擇得三而郭進小
違節度遽殺之誠如此壑種健兒亦不足供矣潛遣
中使諭進曰恃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稟命戮之甚得
宜矣進感泣由是一軍精勇無敵上為治第令廳堂
悉用甌瓦有司言親王公主始得用此 上曰進事
國盡忠我待之豈不以吾子有何不可哉 太宗征
太原北戎自右嶺關入援進大破之獻俘行在暴於
城下并人喪氣遂約降以功高負氣監軍田欽祚所
為不法進屢以語侵之欽祚心銜因誣以他事進不
能甘自縊死 太宗微知之黜欽祚終其身不復用

楊文公
談苑

曹太尉

曹太尉瑋知秦州立邊內寇是時公方灼灸才數壯
猝起應敵指揮號令及事定久瘡愈癥太數寸蓋用
力氣使然也曹公在邊藩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
以餞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飾若曰
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水殿則捷報至矣大師料敵
當如此東齋紀事

又

哨嘶囉唐蕃贊普之後據邈川之宗哥城盡有河隍

之地祥符中用蕃僧立導之策特衆十萬穿古渭州
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羗
城聞賊已過畢利城瑋率諸將渡渭逆之遂合戰於
三都各賊軍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者所持皆白楮
毛速以備幼虜而已瑋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勢凌
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升高指揮軍中鼓噪夾
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間薄中復及投崖
死者萬計瑋之威名由是大震甫氏此衰弱矣

楊無敵

楊業麟州人倜儻任俠以射獵為事所獲比同北軍嘗

倍謂人曰我他日為將用兵亦如用鷹犬逐雉兔耳
仕太原劉氏至建軍雄節度頻立戰功國人號為無
敵太原平太宗得之甚喜釋縛授大將軍數月擢
為防禦使以其知邊事俾為三交部署知代州虜寇
鴈門北日南嚮業從後擊之虜大敗以功遷雲州觀
察使雍熙中副潘美進討自雲應瑒以王侁劉文裕
監其軍連接雲應寰朔四州次築乾羽會岐溝大軍
不利班師美郡遷四州民於內三虜齊妃及耶律漢
寧北皮室五押惕隱衆十餘萬後陷寰州業謂美等
曰賊盛未可戰朝廷指令取四州民令保願兵出大

石路先遣告雲朔中將俟大軍離代州即雲州之衆
先出我師次應州虜必悉衆來拒耶令朔州吏民忿
入石碣谷分強弩千人規谷口騎士援於中路三州
之衆萬全矣旆沮之矣今精兵數萬何畏懦如此趨
鴈門北川中鼓行而往可也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
可必敗之勢也旆曰君使素號無敵逗撓不戰豈有
他志乎業泣下曰業非愛施也但時有未利殺傷士
衆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君先死耳即
部帳下騎兵數百人自石碣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
曰業本太原降將當死上不殺寵以爵位委我以兵

柄顧願立尺寸功為報豈可縱虜不擊而懷他志哉
今諸君責以避敵當先死於虜因指陳家谷口曰公
於此張步兵分強弩為左右翼為援業轉戰至此以
步兵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如其言與旆等陣谷口
自寅至巳旆使人登托還臺望以為虜寇遁走欲爭
其功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於灰河而西南行二
十里聞業麾兵却走業至暮谷口登望見無人撫膺
大哭再率帳下決戰身被十數鎗業撫下有恩時從
卒尚百余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儻鳥獸散
尚有得還天子者無與我俱死軍士皆泣不肯去其

子延昭死之業獨手刃數百人後就擒太息曰上
遇我厚為奸臣所逼致敗何面目虜中求活哉遂不
食三日死天下冤之聞者為流涕上聞之佚文裕
並除名配隸諸州厚贖業家錄其五子詔褒贈業太
尉大同軍節度使業子延朗驍勇為邊將有威名戎
人畏之楊文公

崔翰

太原既平劉繼元降隨鑾輿持凱旋而三軍希賞請將
遽有平燕之請未敢聞之崔翰者晉朝之名將也奏
曰當峻坂走丸所至必順此若不取後恐噬臍上然

之故盡死代功將集而班師因整旅徐還死何至金
臺王驛師失利間或南潰者數千驛騎上遣翰以
兵追之奏曰願乞陛下不開奔潰之罪臣願請軍
騎散往可携之而歸上許之翰策馬歌往追之及
揚鞭大呼諸君不須苦耳何傷勿遽主上天鑒處置
將明君久負堅執銳衛駕遠征一旦小忿豈不念父
母妻子憶恋之情耶上特遣五邊爾輩向還宜知
幾速反衆稍遠聽收身而還夜半至營各分部直鷄
大亦不鳴上喜密解金帶賜翰曰此朕藩邸時所

繫者玉童
清話

又

崔翰風儀偉秀有勇為天武左輔主太宗親征太原而講武於西京時殿前都將楊儀失音不能言指揮非便命翰代之翰執金鼓周旋進退軍容甚整上悅遣中使密以金帶賜之曰此我藩邸時所服者因謂左右曰若崔翰者必不事晉朝矣蓋言晉政多門武經廢業也後為殿前都虞侯從平晉陽時軍士立功未行賞賚適有平燕之議諸將莫敢言翰曰此一事不可再舉乘竹之勢取之甚美上信然之既而范陽班師至金臺驛中黃門閻承翰馳奏大軍不

整南面而潰上令翰率衛士十余人止之翰請單騎迺往告諭衆稍止乃定不戮一人上甚嘉之後遷領節鎮

張文定

皇祐末渭州熟戶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張文定悉分屯於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以有警急則召之以~~省~~芻糧謂之下蕃兵關西震聳方平仍驛書言伏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昞言於上曰臣昔在秦鳳邊人言虜欲入寇者前後甚衆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赴之驚動遠近

非計也請少須~~之~~上從之數日方平後奏諒祚已
引兵西去擊董壇美諒祚尋復為董壇所敗築堡於
古渭州之側而還

待其淵

儂智高圍廣州廣運使王罕嬰城拒守都監待其淵
晝夜未嘗眠久之將士疲極有裨將誘士卒下城欲
與之降賊通淵謂遇之謂曰汝曹降賊必驅汝為
奴僕負檐歸其窠穴朝廷又誅汝父母妻子不若併
力完城豈唯保汝家亦將受賞矣士卒乃復還登城
罕夜寢於城上淵忽來撼徐而覺之曰公勿驚公隨

身有方弩手琿曰有乃與罕師弩手二十餘人斫枝
至一處俯見賊已踰壕蟻附登城時及堞美城上人
皆不覺淵指示弩手使射之賊乃走壕外及賊退淵
終不言裨將謀叛之事熙寧中致仕介甫知其為人
特出除一子官給全俸淵年八十餘氣志安強范克
夫以為陰德之報云

劉吉

劉吉江左人有旅力尚氣事後主為傳詔承旨忠於
所奉歸補供奉官以習知河渠利害委以八作之務
太平興國中河大決吉護之與丁夫同甘苦使者至

訪吉不獲甚怒乃著皂幘頭短布褐歎負三二囊土
為先道戒從使勿敢言使者密訪得之白太宗太宗
厚賜之內侍石金振者領護河堤有尤苛急自謂石
爆烈言其性多暴怒也居常侵侮言吉默然不校一
日與吉乘艇皆夜至中流吉語之曰君恃貴近先凌
已甚我不畏之當君與同見河伯耳遂萬舟覆之全
振號哭搏頰求哀乞命乃止自是不復敢侵吉其人
本燕冀人自受李氏恩當分祿以濟其子孫朔望必
詣其第求拜後主自李氏子姓雖童幼必拜之執臣
僕之禮後遷宗儀使其刺字謁吳中故舊題僧壁驛

亭但稱江南人劉吉示不忘本也有詩三百首目為
釣鼈集徐鉉為之序其首篇贈隱者有一篇前不中鵠
五湖歸釣魚之句人多誦之以其塞決河有方路
人目為劉跋江名震河上

王隱

王隱本期門健步隸皇城同太平興國中河大決調
發緣河丁尺數十萬塞之將下大撻合堤口日遣健
步數輩來往偵報將金龍門凡健步兩輩至上台
問云河決已塞水復故道隱續至言其亦然且云初
來時頗見津流未斷恐尚煩聖念上怒令拘之少

頃報至果水勢猛暴衝大健復賞汪數郡上召隱
慰諭立遷小校自是或補擬親從列校必首記其名
蒙超擢至道初東宮建擇親衛指揮使二人已得劉
謙尚闕一名上曰王隱忠直不妄語可以補之後
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保順軍節度使隱無他能由
一言之不欺人主而克享世福况積德者乎

張繼能

內侍張繼能嘗為鎮戎軍鈐轄初京原州自唐以來
陷於党項徒治平涼縣繼遷之叛李繼隆繼和建議
城古原州以保障內屬蕃郡併力禦賊是為鎮戎軍

知

以隆和知軍事幾七八年繼能為鈐轄題詩於廳事
曰夜聞磧外鈴聲若曉聽城頭角調哀不是感恩深
似鐵誰人肯向此中來繼能讀書有識畧忠直好談
論之治體令為大都內領郡並楊文

王德用

真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坐
日衛士酒獸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
德用曰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
飲矧嗣君尚少未親萬幾不幸一夫配酒奮臂狂呼
得不動人心耶后大嘆賞自是有意大用

龐莊敏

皇^祐五年儂智高陷二廣詔樞密副使狄青督諸將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可專用請以文臣副之者仁宗以問龐莊敏公曰向者所以王師屢敗由大將不足以統一偏裨人自用故遇敵輒逃劉平以來敗軍覆將莫不由此青勇果有智畧善用兵必能辦賊願勿憂仁宗乃詔行營諸軍皆受青制節賊平處置民事則~~參~~孫冕余靖共議及捷報至上喜謂莊敏曰嶺表平殄皆卿之功也

王武恭

王武恭公德用寬厚善撫御其壯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閻少兒而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皆北虜帝呼其名以驚小兒其為戎狄畏服如此皇祐末仁宗以為樞密使而以富韓公為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與射使者曰天子以公為樞密使富公為相得人矣上聞甚喜

狄武襄

一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為延州指揮使是時西邊用兵公材勇智畧頻立戰功常被髮而銅具馳突賊圍

狄人畏懾無敢當者公識度宏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為韓魏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稱為國器文正授以春秋漢書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於是博覽書史通究古今已而大功登輔弼書勲史策配饗宗廟為宋名將天下稱其賢公初為延州指使後顯貴天下猶呼公為狄天使

燕澠水

二

狄青初延州指揮與西賊大小二十五戰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八中箭累至涇原路招討副使上未識其面欲召見之會戎寇邊急上令圖其形

以進後為樞密使是時予為諫官人有相侵夜吟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河川子般畔以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為漢人此歌為是人作也為不疑矣欲予言予應之曰此唐太宗殺李君善事上安忍為適以啓君臣疑心耳

諫事

三

狄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林即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為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翌日將

度關辰起諸將立甚久而青尚未生殆至日高親吏
疑之遽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但
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過關喫食方知青以
微服同先鋒度關矣筆錄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三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四

將帥才畧

秦再雄

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郡陽五州各有蠻獠保聚依山
阻江迨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
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
湖思得通蠻情習險扼而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秦
州獠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
以戰鬪立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之可用
面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

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
雄威舉異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
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
人分使諸蠻以朝廷懷綏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
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
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
為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 太祖世無蠻貊
之患五州連袤類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庫而邊境
妥安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已

魏能楊延朗

虜犯澶淵傳潛堅壁不戰河北支郡城守者多為番
兵所陷或守城或棄城出奔當是時魏能守安肅軍
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軍最
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而延朗
追躡轉戰未嘗劒敗故時人自二軍為銅梁門鉄遂
城蓋由二將善守

王觀文

王觀文詔始為建昌軍司理參軍時蔡樞密提點
江西刑獄一見知其必貴顧待甚厚數年蔡知慶州
三調官關中遂謂蔡於慶陽且言將應制科欲知西

事本末蔡遂以前後士大夫之言及邊事皆示之其
間有向寶議洮河一說王悅之以為可行後至掌秦
州機宜遂乞復洮河故地朝廷命龔兼管幹蕃部自
是其謀浸廣欲盡取蘭州鄯廓知秦州李師中以為
不可而言事者亦多非沮朝廷令王克臣乘駟驗其
事克臣亦依違兩可既而廓達等又劾詔侵盜官物
興起大獄俾蔡確推劾蔡明其無罪自是君相之意
斷然不疑不數年克青唐武勝城熙河取洮岷壘石
而為熙河一路由上意不疑所致也

翟守素

翟守素北海人太宗時以客者使憲州刺史往征
梅山洞夷人值霖雨弓弩筋角解弛守素令削木為
弩平旦賊奄至衆弩盡發賊走平其巢穴

李仲貴

李仲貴孟州人五路討繼遷為麟府州濁輪寨路都
部得對因言賊居砂磧逐水草便於戰鬥利則進
不利則退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不來接戰欲追則
人馬乏將守則地無堅壘賊若未平仲貴等何顏復
見陛下太宗喜出御劍賜之後果無功追念其
言命為年代副都部署

並東軒
筆錄

王漢忠

王漢忠字希傑徐州人 真宗嘗曰漢忠知書好學
帥臣不易得也累為保靜軍節度使每行師詰旦必
焚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一毫無貸故所部
無盜賊性剛果不務小節好為詩慕賈島李洞之躰
以故群帥不悅後為祁寧環慶部署坐違詔無功責
為左屯衛上將軍襄州

郭遵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昨者夏虜寇延州有西
路都巡檢使侍禁閣門祇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跨

馬舞二劍以出大呼云欲聞將者乎問諸將無過敢
敵者遵獨請行目上馬舞二鐵簡與賊格鬪賊應手
腦碎余衆遂却頃之遵又橫大拙刁率百餘人進陷
虜陣至其帳前而還凡三出三入所殺者幾百人遵
馬倒為賊所害聞賊中皆嘆服其勇也乞優賜褒贈
及錄其子孫詔贈遵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
子悉除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亦以差拜官

文潞公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具州久未下 上深以為憂問
於兩府參知政事文彥博請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

以彥博為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具州時樞密使夏
竦惡鎬所請多從中沮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
中請得便宜從事不中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具
州擒王則初彥博至具州與明鎬督將筑守距闔以攻
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
博許之具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岍下潛穿穴棄
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城自教場
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敢死二百命推
使將之啣枚自穴中有張虞候揚遂請行許之遂白
軍士中有病者數人此不可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

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下之人城中驚擾賊以火牛
突登城者不能拒頗引却揚遂力戰身被十餘槍援
劍刺牛牛却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着花幘頭
軍士爭趨之部署王信恐則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
遂擒之 吉死於亂兵不知所在彥博請斬則於北
京夏竦奏言所獲賊魁恐非真遂檻車送京師號於
馬市董秀劉炳並除內殿崇班

种世衡

初趙元昊既陷安遠塞門寨朝廷以州堡寨多徒分
兵力其遠不足守有悉棄之而虜盜內侵為邊患大

理寺簽書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
二百里有故寬州城脩之東可通河吏運路北可以
扼虜要衡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
無井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工人告不可
鑿衆以為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
者耶命工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噐酬百錢凡過石
數重水乃大發既有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
之無井者效之皆得水詔名其城曰青澗以世衡為
內殿承制知城事

二

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世少尚節以蔭補將作監主
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
拘繫之使自凭欄立膊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膊則
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
入鄉村但以片紙接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廷
其親識見之驚惧走告之皆如期而至

三

後通判鳳陽知州王蒙章獻太后姻家也嘗以私干
世衡不從乃誘王和謙使詣闕訟寃而陰為之內助
世衡坐流竇州章獻崩龍圖閣直學士李紘奏雪其

罪後衛尉寺丞後知澠池縣葺館舍計什器乃至砧
曰七筋無不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自見縣旁
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
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
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
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
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

四

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闕芻糧俱乏世衡以
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

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
輒與之既人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
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
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士卒
有疾者常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治之撫養羸屬
親入其得懽心爭為之用寇至屢被之部落待遇家
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
年青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歎不求益安運
芻糧

五

洛苑副使知青澗城种世衡為屬吏所訟不法事按
驗皆有狀廊延路經畧使龐公奏世衡按荆棘立青
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
頃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
腸鐵石也今日為公下淚矣

六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略使環州
以屬羌多懷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羌屬心
而青澗城已定因奏徙世衡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
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尉

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亮詐難信且道
險不平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
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
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疑我耶帥部落羅拜
皆感激心服

七

胡酋慕思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思飲
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
思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思慚懼請罪世衡
咲曰君欲之邪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郡有二

者使慕思討之無不克

八

世衡以嘗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屬為之請莫能得其人杖以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詞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為間也

九

環原之間屬羌有明珠滅葭康奴三種最大素號橫滑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嘗為原州患其北有二川通於下慮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慶曆四年叅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

州蔣偕供城之世衡先遣人說誘夏虜以故未及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築旬日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三種既出其不意又接路已絕因而服役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月甲子卒屬羌朝夕聚哭其柩者數日青澗環州吏及屬羌皆畫像事之八子古診詠諤所記宜

十

初落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為間召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掇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識之乃

縛嵩於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特
元昊使其妻子兄弟舅寧令之舅野利旺榮及劉浪叟
分將左右廂兵最用事世衡使嵩齎為民服書詣旺
榮且遺之棗及畫龜旺榮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所
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先取自言乃釋嵩囚使旺榮
遺邊將書書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向者种洛苑
書意欲更求通和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
公為經畧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
其事奏嵩除三班借職

王罕

王罕儂智高犯廣州罕為轉運使出巡至梅州聞之
而還仲簡使人問道以蠟丸告急且召罕罕從者統
數人問曰圍城何由得入曰城東有賊所不到處可
以夜縋而入罕曰不可進至惠州廣民躍馬求救曰
賊圍城十縣人皆及相殺掠死傷蔽野罕曰吾聞之
先父曰凡有大事必先詢識者而後行之無人則詢
老者也乃召其老問之對曰某家客戶十餘人今皆
亡為賊矣請客集以衛其家罕曰賊者多於莊客何
以禦之乃召每村三大戶與之帖使人募壯丁二百
人又帖每縣尉募弓手三千人以自衛捕得黎掠者

十餘人皆腰刀斬之又牒知州知縣縣令皆得擅斬
人一夕鄉村肅然罕為募民驍勇者以自隨得三千
人船百餘隻製旌旗鉦鼓長驅而趨廣州蠻兵數十
人來逆戰却之蠻皆歎兵聚於城西乃開南門作樂
而入罕不視死登城子死於賊人之家而不哭樹鹿
角於南門之西以拒蠻自是南門不復閉矣凡糧用
皆自南門向入東關主簿黃固知州侍其淵罕以其
忠勇與之共守蠻衆數萬皆所掠二廣之民也使之
晝夜攻城為火車順風以焚西門六月城上人不能
立軍校請罕下城少休息罕欲從之淵奮劍責軍校

曰汝曹竭力拒敵則猶可以生若欲潰去縱不為賊
所殺當廷亦當族汝全部欲何之罕乃止士氣亦百
倍蠻軍不能克而退提刑鮑軻率其屬欲過嶺北至
雒州蕭勃屈之乃自述一奏又召罕至雒州計事罕
不來又奏之諫官李兌奏罕只在廣州端坐及奏罕
退走圍解罕降一官信州監稅軻受賞罕不自言黃
固當圍城時最輸力日而廢勘有不足亦得罪成功
亦不錄

任福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我軍九月二十日環

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曰豹城及骨咩族以牽制虜勢使來路都巡檢任政華沙寨主胡永錫擊骨咩族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世卿將廣神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將兵趨西谷寨與寨主簿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申十七日未明出兵城門非後行兵無得輒出一人言巡邊是夜宿業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犒設柔遠諸蕃部禁止毋得小城密部分諸將使注泊都監王懷政次日豹城西斷神樹移來路北都巡檢范全攻

其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斷葉市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攻其南擊賞渾等族駐泊都監武美主入城闚敵福以大軍駐於城南照管策應是日引兵柔遠寨置蕃官等於福馬前而行凡七十里二十日丑時至白豹城各分發時攻城郊時克之悉焚其偽置李太尉衙置酒統務倉草場及民居室四十里內禾稼積聚諸將分彼族帳四十一擒偽署張團練殺首七人斬獲一百五十餘級虜牛馬羊橐駝七千餘頭器械三百余事印記六面偽宣勅告身及蕃書五十通軍士死一百六十四人以

范全及蕃官巡檢趙明為殿而還

范雍

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衆入寇陷金明寨執都監李彬父子遂攻安遠寨永平寨安遠最居極邊賊所壞兩重門攻第三重門監押侍禁邵元吉繼下軍士斫退賊兵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遂合衆屯於州城之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出東西之城後及兩城之間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矢石擊賊死者頗衆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守城將佐轄盧守勤等謹條次其功乞差資酬賞以勵

後來又奏栲栳寨主殿直高益監押殿直韓遂安寨主供奉官蔡詠奉職曹度借職王懿皆死於賊邵元吉及塞門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權押右侍禁王繼元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珍權監押右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詔之死罪者優與贈官仍賜錢絹錄其子孫元吉遷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克安遠寨主

王吉

一

慶曆初趙元昊圍麟州二十七日城中無井掘地以貯雨水至是水竭知州苗繼宣拍泥以塗膏積旬火

箭賊有謀者潛入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過
二日當破元昊望見塗積曰城中無水何暇塗積斬
謀者解圍去麟州之圍苗繼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
援於外者通引官王吉應募繼宣問須幾人從行吉
曰今虜騎百重無所用重諸髡髮衣服挾弓矢啖糧
詐為胡人衣縋而出遇虜問則為胡語答之兩晝夜
然出虜寨入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詔除吉奉職本
州指使

吉嘗從都監元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

二

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得死
何不且令王吉與虜賊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
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因
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
崖死者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使本路鈐轄
吉自奉職除禮賓副使王吉嘗與夏虜戰其子文宣
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
吉止之曰此為王吉之子而為虜所獲尚何以求為
頃之文宣繫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子也吉每
與虜戰所發不過一夫即舍弓肉袒而入手殺人數

人然後返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倉卒無以拒我則成擒矣吾前後數十戰未嘗發兩矢也時又有張節與吉齊名皆不至顯官而卒

趙延進

趙延進屯定州契丹入寇與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太祖賜八陣圖使按圖從事歸次蒲城虜大至翰等按圖布陣相去各有百步衆懼無鬪志延進曰不如合而擊之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遂改為二陣三戰大破之獲人馬牛羊鎧甲數十萬遷右監門

衛將軍並通水紀聞

鄭工部

朝廷議城占威州遣訪鄭文寶公奏曰欲城威州不若先建伯魚青岡清遠三城為頓師之地俟奏民稍蘇開營用積邊粟脩五原故寨之地党頃之首豪為我鷹犬若爾則不獸措安西亦可綏服河湟此定邊之勝策也朝廷從之建興三城之役費緡粟數千萬計西民苦之一夕盡為山水蕩去又奏減解池鹽價損課二十萬緡貶藍山枝江長壽三縣令累年方牽復工部員外郎王壺清話

鄭工部文寶為陝運時賊遷欲侵靈武朝廷患之詔
鄭便宜經度西事鄭前後自環慶親部赴芻粟越澣
海七百里入靈武者十二次諸羗之語皆通曉鄭必
知之武不可守故叅校使得作河西隴右圖進呈極
言乞棄靈武朝廷方遣大將王超拔之又力諫太
宗太平之時慎無開邊疲弊百姓太宗閱奏極怒
接以他事坐擅議盜禁及違營田以積石廢壘築為
清遠軍三過貶彬州藍山令王超拔兵方至環州靈
武果沒遂班師李順梗蜀隴賊趙包聚徒數千附之
鄭必知趨棧以進分兵夜斬其魁鉄余黨嘗又輕車

使蜀至渝浩聞廣武卒謀亂曰雲安飛小楫下峽數
百里一夕擒之所舉如神然太宗終怒藍山任滿
更移枝江京山二縣牢滿六年方復湘山野鏹

唃唃囉

寶元二年二月甲寅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省領唃
唃囉遣使李淚末裏尾等入貢方物四月辛酉朔癸
亥樞密院奏唃唃囉前妻今為尼已有二子曰瞎毡
磨毡唃唃囉再娶喬氏女今為妻詔唃唃囉前妻賜
紫衣師號及法名今妻賜邑號瞎毡磨毡自請奮擊
夏虜乞朝廷遣使監護乃降詔命從之八月辛丑詔

屯田員外郎劉渙往秦州至邈川以來幹當公事渙
晉州自言請使外國故也楊文公談苑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四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五

知人薦舉

呂申公

呂申公累乞致仕 仁宗倚眷之重久之不允他日
復叩於便殿坐上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某退
當何人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 陛下當自擇 仁
宗再三問之申公遂引陳公文惠堯佐曰 陛下欲
用英俊經綸之材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百度
周知天下良告無如陳某者 仁宗深然之遂大拜
後文惠公極懷薦引之德無之形其意因撰辭一闕

携觴相館使人歌之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飛又見親歸燕鳳凰巢許穩為隣瀟灑煙暝來何晚歲入紅樓低飛綠岸画梁時拂歌座散為誰歸去為誰來上人思重珠簾卷申公聽歌醉笑曰自恨卷簾人已老文惠應曰莫嫌調鼎事無功老於巖廊韞藉不減湘山野錄

章郇公

寶元中河東閔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郇公言聞縉紳間說文彥博者磊落有稱時呂許公曰恨不識也召來誠面詢之明日召至堂上許公都才交一

談但睥睨不已郇公強問其鄉曲從次弟目問河東事曰其鄉里無所不知郇公喜之文退許公嘆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明年就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

陳恭公

趙康靖公錄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憂沈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歿蓋二十餘年契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公等皆是後進雖貴顯而養疴亦衰故學士王平府撰晉公神道碑略云諸孤幼甚歸於閩州公平日湧擢相踵而材勢大顯若無一人相助獨宋鄭公

卹其家甚厚並茲事也

南宮誠

馮大叅當世公始求薦於武昌會小宗者庸繆寔鑒
堅欲黜落又欲置於末綴時鄂卒而宮誠監試當拈
封定卷大不平奮臂力主之須俾魁送小宗者理沮
不免以公冠於鄉叛果取大魁釋褐除荆南碎南宮
遷譚倅以詩寄曰嘗思鵬海飛翻曾得天風逆羽翰
思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幾年空嘆音題
顯千里長思道義懽每向江陵訪遺治邑人猶指縣
顯者箋云江陵縣額即君臨治時親墨也並湘山野錄

孫叅政

孫叅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
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面遽薦可也孫答曰昔
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
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唯
薦二臺官為無媿耳

盧士倫

張待問為涇州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
中利用通婚復憑世蔭大為一邑之患累政憚其勢
莫敢與之校張一日承令之適會伯通以訟至庭即

數其累犯秋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來為本路轉運使衆皆為張危之或勸以自免而去張曰盧公果賢者安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乃不嬰意一日士倫巡按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父顏君懲之今變錦為美矣為發薦而去並東軒筆錄

和凝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弟十三人及弟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歎愛范魚息公儼程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暫屈居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為榮其後相繼為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

事登庸衣鉢盡相傳混水燕談

孫宣公

宋尚書祁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宣公與一見奇之遂為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門下客曰謚用兩字而文臣必謚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是與及公之卒宋方為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廬陵歸田錄

張乖崖

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乖崖公勸曰大凡舉人

須舉好退者廉慎知恥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
事莫舉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
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又何
須舉地忠定公語錄

二

張尚書鎮蜀時丞相彭公乘始冠欲持所業為執求
文鑒大師者為之容貶書曰請君遇旌麾游寺日具欄
禱懷文候之老僧先為持文奉呈果稱愛始可出拜
蓋八座之性靡測一日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然覽
殆遍無一語褒貶都擲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闕臨

岐託鑒召彭至語之曰向示盛編心極愛嘆不欲形
言者子方年少若老夫以一語獎借必凌忽自隨故
擲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清近留
鐵緡鈔二百道為縑緡之助勉之後果盡然湘山野錄

三

蜀中士子舊好古文不事舉業迨十五年無一預鮮
名者景德元年李以與同門生張及張逵詣州請解
先於承引司通百姓名桑梓狀公列云八試一日前
陳桑梓二拜旁小註云不得唱畋與同却人客次具
欄禱各執事業十卷啓狀一通公坐所衣朝服輒履

客將着衫韉造接事業公過開啓狀迴報公承見于
至業未試公來謝尋差節度推官常宿充試官試官
申乞若監試官判云知州親監一日前承多可復桑
梓狀判云亦免桑梓客將至上廳客禮及試日公送
牌印付遠判廳曰今為國家試舉人如有生事則報
來臨試時始問常宿曰今日試何題目對曰試上善
若水賦秋風生桂枝詩公曰詩題陳孰改試朝日蓮
詩次日又問曰今日試何論對曰試禹稷之功王者
事業州郡豈合問他吾魯見州郡中策舉人問國家
時務事此亦非宜乃改試文行孰先論公曰抵此亦

可以見二三子於文行中所存之心也三人俱獲解
送鹿鳴筵前三日公率郡僚各賦送三秀才應舉詩
公首唱五言古調詩并序曰益部去帝鄉四千里平
昔英俊於進趨兄更賦之餘例之資生之計鄉老之
薦聲響久絕今年華陽邑大夫以三進士為請試官
誦其~~文~~問里稱其行又嘉其迎忠遐潤心戀明皇有
以彰遠人既又吾君德澤流被於無窮也近世取鹿
鳴之什以貢士斯筵之啓迨若是乎舉送官老不勝
酒亦醉且嘉因歌詩以將之衆君子辭學先鳴請為
賡歌之詩云公詩見本集是歲仍奏給三人驛券赴

京西川士子自為盛事方奮起身鄉榮之志忠定公語錄

王沂公

王沂公曾當國屢薦呂許公表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沂公奏曰臣累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永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布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既已許臣乞請即令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及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

呂許公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乏乏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丞相行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簡夫辨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種放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為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薦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仁宗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王化基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
詠擢第釋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光
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
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政不加禮課其
職事甚急鞠大夫望於是後冀其相知而專修吏
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叅知政事者以詠薦人或問其
故荅曰鞠諫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
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並錄軒筆

李文靖

寇萊公與丁晉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為相丁公尚
為兩制萊公曰屢以公薦而公不用何也文靖荅曰
今已為兩禁矣稍進則當國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
寇曰如丁之相公自度終能抑之否文靖曰唯行且
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秉政果傾軋克如文
靖之言倦錄

朱翰林

太宗詔御士舉賢良翰林未公昂舉陳彭年陳彭年
家貧無贖編可投之備入削奏乞終任不願上道杜
龍圖鎬力秘閣衍列章奏曰朱公端介厚重不妄舉

人况彭年寔有才譽幼在江左已為名流所重乞不
須召備試請問可也乃以本官直史館

玉壺清話

王章惠

王章惠公隨知揚州許元以舉子上謁自陳世家乃
唐許遠之後章惠率同僚上表薦其忠烈之家乞朝
廷推恩而通判已下皆不從章惠遂歎狀薦之朝廷
以為郊社齋即元有材謀曉錢穀為江淮置制發運
判官以至為使凡十餘年號為能臣終天章閣侍制
凍水紀聞

謝諫議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
闕再拜而邊置所薦雖小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
張宏學逸為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渡漢水
纔十餘里以暇自多乘小車從數吏度漢水入鄧城
界以觀風謠或戴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
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

東軒筆錄

二

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比日至
卿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為陛下

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卷遊

三

謝史館泌解國學舉子黜落甚衆群言沸搖懷辟瓦以同其出泌知潜由他授史館宿數日太宗聞知咲謂左右曰泌職在考授豈敢濫收小人不自揣分及怨主司然固須避防又問曰何官職官駟導雄偉都人歛避左右奏曰惟臺省知雜呵擁難近遂授知雜以避擲瓦之患公深慕虛玄朴素恬簡病革盥沐衣服羽焚香端坐而逝首不少欬

王文正

上宣論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罷之王文正公對曰趙安仁居常有體凡有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守上曰能如此朕不知也卿可諭以委任之意更令宣力公乃語趙趙曰上誤有授擢以不才罷去宜矣使與衆人駁辨以合上意安仁不敢為也公喜

適保安於仁上前不誤知人矣

二

公曰一病謂告不入政府議如制語盛度改
言言大夫知開封府上曰更間王某如允當入文
書來中書座聖語問公公曰度必不樂此任政府
召問之度曰幸以文進不願親吏事中書以度意聞
上上曰王某銓量才品直是精當必使人各得其所
向道須問王某度此命遂罷

三

叅知政事李公穆之子行簡為將作監丞不復仕進
杜門無居有儒雅之舉一日上召對賜坐撫論之
改太子中允賜錢三百萬初令中使出召不知居處

上曰去中書問王某特人方知公言之並名臣遺事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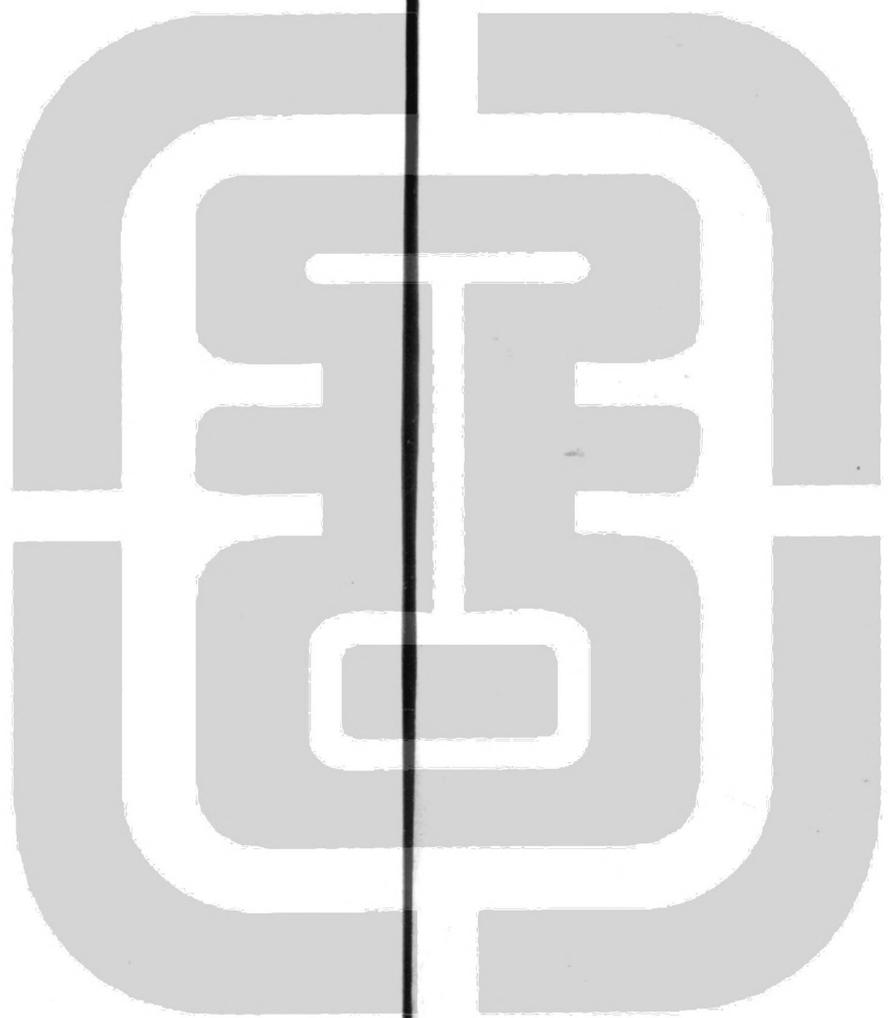
真宗時王文正旦為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之
者既退且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
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吏病或使
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藉記其名他日
其人獲來則謝絕不獲見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
四人姓名請於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
之且明日於堂中議其同列筆款有所引用旦曰當
同列帝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

莫能開也子謂數毀旦於上上蓋親厚之曹
及上即在秦州累章求代上問旦薦樞密直學士孝
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旦旦不答及
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制于婦人
銀叙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語
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
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旦且道
其事謂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送之議皆恐及不
勝其任今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

唉曰外廷之議何其得也矣以禁軍邊白晝為盜於
是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異政乎旦之用及
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斃服
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
明多所變置變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
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矣億由是益服旦之
識度

純澗水





卅

